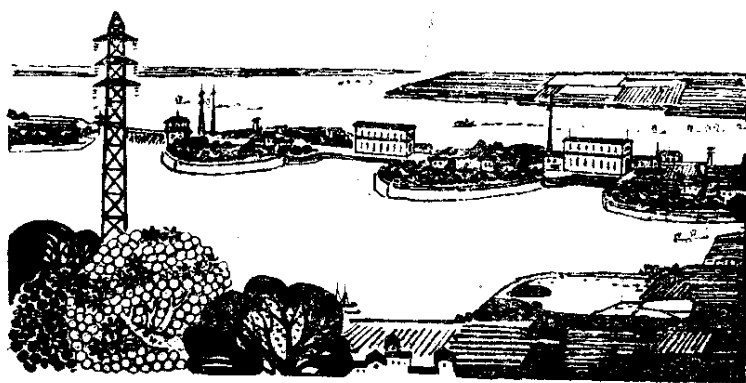




驯水战歌



47.5



驯水战歌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驯水战歌》写作组

江苏人民出版社

驯水战歌

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驯水战歌》写作组

*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6年9月第1版

197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0·189 定价 0.14 元

毛主席语录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内 容 说 明

这本书，围绕一项水利工程的兴建，记述我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在严重自然灾害和重重困难面前所创造的英雄业绩和斗争中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刻划水站建设者以阶级斗争为纲，战天斗地、驾驭江河的雄伟气魄和豪情壮志，是我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曲赞歌。

目 次

“向长江要水!”	1
斗淤	7
一场辩论	13
后盾	19
铁斗车之歌	25
推倒“私”字墙	31
一张新图纸的诞生	36
“土”行车的战斗	43
七天七夜	50
壮丽的史诗	58

“向长江要水！”

六十年代初，正是国内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现激烈风暴的时刻。

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顶妖风，战恶浪，排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克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回击帝、修、反的猖狂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自然灾害的侵扰还在继续。这一年，继冬旱之后，紧接着又是少见的春旱。

在群众斗争的急风暴雨中，革命干部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一批又一批奔赴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带领群众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支干部队伍走出机关，来到长江北岸。一路上，到处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坚持抗旱的动人场景。尽管老天几个月滴雨不落，某些河段已经水枯见底，可是社员们拿出大跃进的劲头，夜以继日，抗灾救苗。水啊，这里多么急切地需要水啊。大家从现在想到过去，想到将来，触动很大。解放前，这里是旱涝交替出现的多灾

地区，解放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兴水利工程，使洪涝灾害得到初步治理，可是水源不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群众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表达了战胜旱魔的钢铁意志，他们是多么强烈地盼望着，再接再厉地把水利工程坚持搞上去啊。……对，有了这钢铁意志，即使暂时的困难再大，水利工程一定可以搞上去！

这支队伍一路走着，一路议论着，来到了九圩大队，就和贫下中农座谈起来。

年轻小伙子说：“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多打粮食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水利的脚步得拉大，我们这块地方，不彻底解决水源哪成？”

白发苍苍的老贫农说：“有人喊下马下马，可看看田里枯黄的麦苗儿，这治水工程能‘下马’吗？！嗨，就是拚命也得上哪！”

贫下中农的话，一字一句，热乎乎地响在干部们的心坎上。是的，治水决不能下马！谁要下马，贫下中农不答应，千百万人民不答应！

“向哪儿要水呢？”干部提出这个问题。

“向长江要水！”

随着这洪亮的声音，人群中站出一个四十出头的汉子。他虎头虎脑，浓眉大眼，摆开一副五大三粗的身架，好象浑身每个汗毛孔都在往外泼劲。干部中有几个人都觉得他好生眼熟，一经相互启发，想起来了，他

是大队贫协主任，名字叫张永刚。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大军渡江时，他是千里支前的模范。治淮战场上，每次大型工程都有他参加。他操起大铁锹，三下两下一阵子，就能装满一车土，所以大伙儿亲切地称呼他“张大锹”。

张永刚分开众人，走到前面，爽声朗气地说：

“我们住在长江边，为什么不能向长江要水？！”

大伙儿一听，象火柴堆上倒进一盆油，更加热腾腾的。你一言我一语地赞同说：

“永刚的话说在我们心里，对，在长江边造座抽水站！”



“毛主席教导我们‘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贫下中农就能喝令江水向北流！”

.....

这一天夜里，张永刚院前的老银杏树下，一盏灼闪闪的风雨灯周围，聚集着各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还有白胡子老人和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在大队党支部书记主持下，讨论了江边建站的建议。最后，由张永刚执笔，铺开红纸，横劲竖挺地写下了一份“请战书”：

.....三面红旗插在我们贫下中农的心里，谁想砍倒它，我们就跟他拚到底！为了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使祖国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迫切要求在江边造一座大水电站，逐步实现江水北调，为社会主义农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参加讨论的干部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贫下中农的“请战书”，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广大群众决心实现江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这是何等豪迈的革命气魄！又是何等坚强的革命意志！

第二天晚上，干部们带着这份“请战书”，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广泛倾听意见。到会的人摩拳擦掌，跃跃欲

试，坚决支持江边建站的革命要求。散会后，干部们路过张永刚家的大门口，只听院子里发出“嚓——嚓——嚓”的金石声，不由得收住脚步。他们贴着院门往里一瞧，嗨，怔住了。

月光下，一个人拉开两腿，双手抓着一把闪着银光的大锹，紧紧地按在沙石上，劲抖抖地推过去拉过来，两臂的肌肉，就象几股粗麻绳在扭动。他的背脊上早已冒出了一串串水花花。

这磨大锹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永刚。

干部们推门进去，抢在头里的，激动地抓住他的双手：“你还不休息？”

张永刚爽朗地笑道：“睡不着。”他望着满天星斗，



两眼迸出火一样的光芒，说：

“有人想卡我们的脖子，有人想把我们引上邪道，哼，这都是白日做梦！”

干部们轻轻地点头。

张永刚深吸一口气，拳头在铁锹上敲得铿铿作响，接着又说：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江边水站我们要早上，快上！”

“好！我们抓紧搞好规划，向上级申请。”

建站的序幕，就这样在贫下中农的心窝里拉开了。

斗 淤

在水站工地开挖站塘的会战中，传诵着一个斗淤的故事。

斗淤，就是踢开拦路的烂淤。

烂淤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历史上是沉沙淤积的浅海湾，加上地下水位较高，因而在表土挖掉后，就出现了黑乌乌的淤沙层。淤沙，泥沙颗粒小，含水量大，简直象稀巴烂的浆糊。铁锹挖不起，车子装不住。挖土、运土的速度就明显地慢下来了。少数人在这困难面前有点泄气。

张永刚，受九圩大队党支部委托，担任了九圩连指导员，并参加了工程指挥部领导工作。他带领水利战士战斗在工地，一发现这苗头，首先召集九圩连战士开会。

他问：“看那个挂着‘社会主义 招牌的大国撤专家、撕合同，妄图卡我们的脖子，大家买不买账？”

水利战士们气愤地说：“谁买他的账，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他问：“帝、修、反勾结起来张牙舞爪，掀起反华大

合唱，梦想骑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大家怕不怕？”

水利战士们响亮地回答：“怕什么！谁胆敢侵犯我国的一寸土地，我们叫他碰得头破血流，有来无回！”

张永刚拳头有力地挥向空中，扬开大喉咙：

“同志们，在帝、修、反的进攻面前，我们什么都不怕，难道能被眼前的烂淤拦住吗？”

群众的劲头被鼓动起来，纷纷说：

“对！搬掉烂淤，造好水站，以实际行动粉碎帝、修、反的猖狂进攻！”

“困难怕什么，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能用手托住！”

.....

张永刚进一步鼓励大家：

“同志们说得对。我们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今天造的是千年灾区变万年粮仓的丰收站、幸福站，是打击帝、修、反的战备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困难面前，我们的回答是斗争！斗争！”

说完，张永刚裤腿一卷，一纵身，就跳进了烂淤里。

众人齐喊：“指导员，你……”

张永刚在齐腰深的烂淤里，跋涉了一圈，试了试淤深，两道浓眉舒展开，兴奋地对大家说：“这烂淤说深也不深，我们舀行不行？”

有人不明白他的意思，问：“怎么舀法？”

张永刚答道：“用面盆舀。”

有人接着说：“用大桶、脚盆抬。”

“好！”水利战士们一致赞同这个办法，立即找来了面盆、脚盆、大桶，卸下铁斗车的铁斗，舀的舀，抬的抬，热腾腾地干开了。

九圩连斗淤的经验，立即在工地上传开了。

一连几天，张永刚带领战士们泡在烂淤里，两腿就象站在冰窟窿里，感到腿肚上象有几十把尖刀子直剐直刺，又冷又麻又疼。但他们的心里象揣进一把火，越干劲头越大，谁也没有喊一声累，更没有人叫一声苦。他们想的是，早一天搬掉烂淤，浇好站塘底板，就能早一天造好水站，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厦添砖加瓦，回击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

这一天，水利战士到伙房吃中饭，突然发现张永刚一跛一跛的，顿时引起了注意。

大伙儿循着张永刚的足迹，发现他一路上留下了鲜红的血印。原来，他站在烂淤里，脚底被瓦砾划破了，血口有一寸多长，足有两分多深。当时连他自己也没感到，直到下工走在路上，才感到痛得十分厉害。

人们心疼地说：“指导员，快到医院去吧。”

张永刚笑笑：“没事，划破了点皮。”

他拗不过大家，被送进工地医院。医生给他做过缝合手术后，认为要住院治疗。能离开这火热的战场

吗？这急得张永刚坐也不是，睡也不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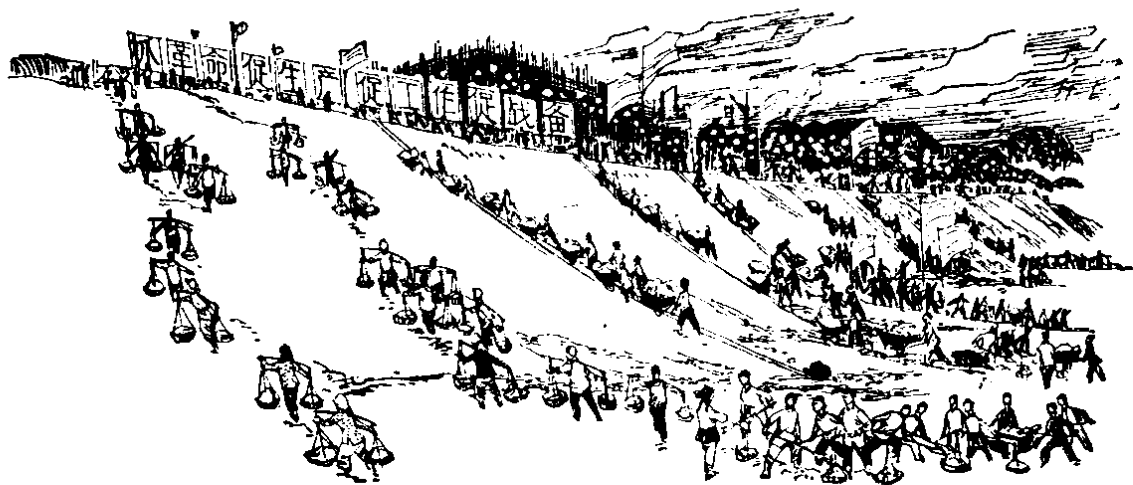
张永刚把医生拉到身旁坐下，沉痛地讲起了他父亲在旧社会的一段悲惨遭遇。

一九三一年，淮河洪水象发狂的猛兽，冲开运河大堤，卷走房屋，拔走树木，张永刚家乡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海，转眼之间淹死七万多人，光是高邮挡军楼一个地方，就捞起两千多具尸体。张永刚的爷爷、奶奶、妈妈和两个妹妹都被洪水卷走了。他爹走投无路，只得带着永刚和他姐姐离开家乡，逃到上海。从此，他爹拉黄包车，养活两个孩子。不料，一次他爹拉车，坐车的家伙不仅分文不给，还对准他爹的腿肚就是一皮靴。他爹右脚伤了骨，不能拉车了，只得卖了姐姐，带着张永刚一路讨饭回到家乡。地主老财一见他爹回来，就恶狠狠地上门逼债，说一九三一年借他家八斗稻种，连本带利滚几滚还要还他八石八斗。他爹忍无可忍，横下一条心，横起根扁担就跟狗地主拚命。单枪匹马哪斗得过他们呢，可怜他爹被地主活活地打死……

张永刚的血泪控诉，使医生深受教育。医生眼含热泪答应他回连队休息，适当参与连队领导工作，但一再叮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

傍晚，张永刚拄着拐杖往回走，走着走着，他忘了脚上的疼痛。他被眼前的场景吸引住了。数千名水利战士挑灯夜战，奋战烂淤，数不尽的电灯，就象银河里的

星群，一下抖落在工地上啦。那一队队抬淤的人流，那一系列列装淤的铁斗车，象拉线似地从塘底牵到堤上，多象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派呵！



他想，当年在沉沉黑夜的江面上，为了接应渡江的人民子弟兵，右腿两处中弹，自己哼都没哼一声，仍然冒着枪林弹雨，驾着小舢舨与风浪搏斗，难道现在脚上划了这么一道口子，就下战场吗？他大步来到了自己连队的工区，甩掉拐杖，又投入了战斗。

大伙儿奇怪地问：“你怎么回来啦？”

张永刚咧嘴一笑，自豪地说：

“憋不住！想想吧，我们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这大江大河是我们的，这千里平原是我们的，可帝、修、反在磨刀霍霍，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砍倒三面红旗，我们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吗？不能！一万个不能！不能走回头路，受二茬罪！我们该有坐江山、保江山、建江山